

利的雪》等，都是炫耀关东军武力的。此外，还有《我是满洲国民》、《开拓团之春》等，鼓吹“日满一体”和向中国移民等。到一九四四年，这一类“启民”影片已经搞了四、五十部。

所谓“时事电影”，也就是新闻片，日语的有“满映通讯”，汉语的有“满映时报”，以一周或十天的间隔，快速报道日伪现状，配合形势进行形象宣传。

所谓“娱民电影”，就是故事片。大体可分两类。一种是利用黄色猥亵的内容毒害中国人民，如《密月列车》、《知心曲》、《龙争虎斗》、《王麻子膏药》、《高贵春梦》、《镜花水月》、《血溅芙蓉》、《燕青与李师师》、《白马剑客》、《百花亭》、《情海航程》之类。另一种则是赤裸裸地充斥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内容的影片。如《壮志冲天》，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的侵略史涂脂抹粉；《东游记》丑化中国人，宣扬日本腐朽的资本主义文明；《黎明曙光》、《白兰之歌》，则竭力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其中把参加侵华的日本军人头目与日本参事官等都描绘成为所谓为“满洲新国家”立下功绩的人物；《魂的外交》，为侵朝、侵华、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树碑立传；《风雪之春》，鼓吹在“协和会”领导之下，努力“增产”，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殖民教育

1 愚民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以造成文化落后的现象，也表现在它推行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上。

伪满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重点，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最大限度掠夺中国的工矿资源和农业产品。而教育事业，对于奉行愚民政策的日伪当局来说，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这可以从数字对比中看出来，伪满的财政支出，军事治安经费占百分之三十乃至四十以上，而文教经费少则不到百分之一，多则也只占百分之二、三而已。

本来，“九·一八”事变以前，我国东北的教育是比较落后的。在伪满十四年间，已经十分落后的教育更往后倒退了，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摧残。

一九二九年，东北有小学一千三百余所，学生七十四万七千余人。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东北在校小学生的数字连续五年低于“九·一八”事变前。特别是一九三三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广大爱国的中小学教师实行逮捕和屠杀，致使教员数字骤减至一万余人，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五十万之数，大大低于一九三一年以前。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狡猾地改变统治策略，想用“文治”这一手来笼络人心。虽然中国人的小学也被称作发展的“重点”，多少也发展一些，学校增加了八百所，学生达二百多万人，但儿童失学率仍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样，不少中国孩子不得不在私塾中读书。一九三三年，全东北有私塾八百三十二处，一九三七年增至七千八百所，学生达十七万人，扶摇直上，增加十倍。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改革”教育，也限制中国私塾的发展，到了一九四三年学生数已减至八万左右了。保留下来的这些私塾也被日本统治者以“国民义塾”之名，完全控制起来，有的被解散，有的被合并，这样一搞，实际上私塾已经被取消了。

日伪统治当局统揽教育大权，对中国教员限制很严，致使中

国教员在十四年间几无增加。“九·一八”事变前，一九二九年统计，小学教员是两万四千余人，而伪满十四年间，最多的时候只有四万人，其中许多还是日本教员。中学，一九三二年有三百八十所（包括师范、职业学校等），到了一九四五年仍停留在原有数字上。

一九三二年，中学教员三千四百余人，由于对爱国教师的镇压，陡然降至两千人，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也仍然没有什么发展。在这两千多名中学教员中，日本教员的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因此，中国教员的数字相对来说，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由于师资贫乏，就学的中学生少得可怜。一九三二年是四万七千多人，约十年之后，到一九四一年，也才达六万五千人。

至于大专院校，“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约有三十所，“九·一八”事变后，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到了一九三三年，也只开放了两所医科大专学校。一九三八年以前，大专院校不超过十所。到了一九四三年，包括旅大地区，也只有二十几所，校舍十分破烂。据伪满有关方面统计，这年各大学在校生只有六千余人，教职员一千人。而日本学生竟占百分之五十五。

从上述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伪满十四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对教育一再实行限制与压抑，目的是旨在推行一种摧残民族文化意识的愚民政策。作为这种愚民政策的另一面，是日本人在它举办的数量有限的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图培植为其效劳的顺民和御用知识分子。

2 “新学制”的实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愚民政策和大搞奴化教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



伪满的少儿刊物

开始，即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三七年实行“新学制”始，至日本统治东北最后垮台的一九四五年止。

前一阶段，因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的初期，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思想。

“九·一八”事变伊始，日本侵略者在各级各类学校里，首先废除了中国原有的大部分教材，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也不准挂，更不能看。然后，组织力量编写、出版了大量的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在新教材出版之前，着令暂时用“四书孝经”讲课。到一九三五年，伪满新出版的教科书达二十二种，三十九册，而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被列为小学、中学、大学的主课。这时，原有的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那一套，几乎被摧毁殆尽，整个学校教育，已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在此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想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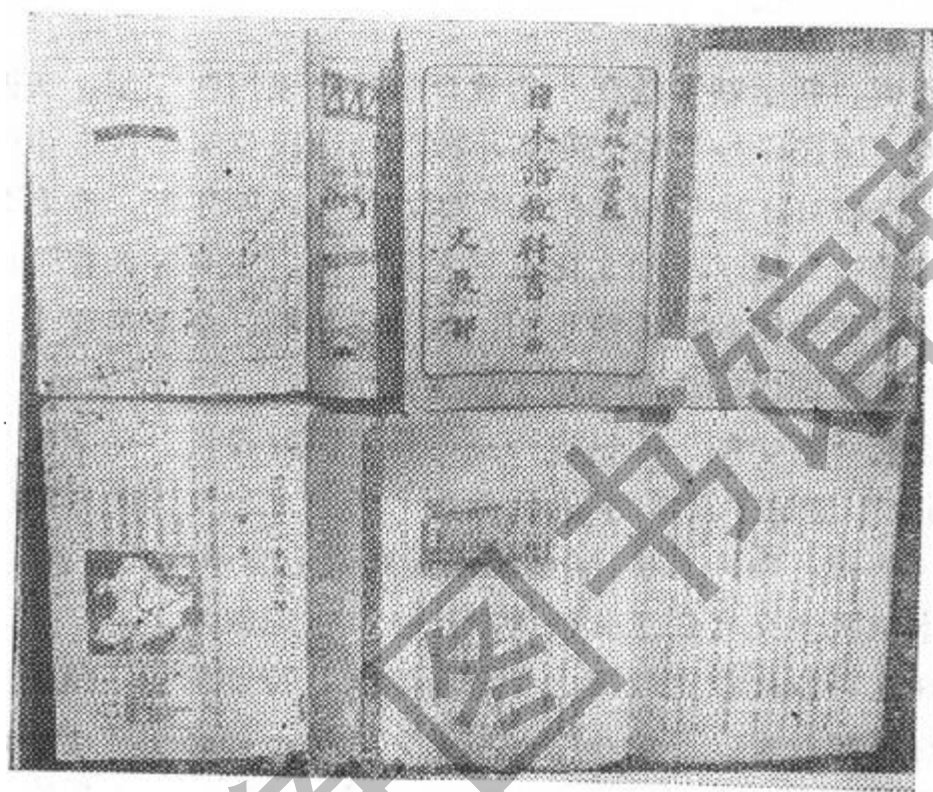
确立奴化中国人的殖民教育制度，于一九三七年开始实行“新学制”。

所谓“新学制”，是在小学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头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育阶段完全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六年制，缩短为四年制，改名为“国民高等学校”，使学生的文化水平大大下降。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废除了一般中国教育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全部学程十三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整整五年。

这套“新学制”的根本特点，是殖民奴役性。伪“民生部”的“训令”里说：“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这就是要中国人俯首贴耳，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任意驱使的“忠良”亡国奴才。

在这种奴化教育政策之下，“新学制”特别加强了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不论小学、中学、大学，都必须“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都必须赞颂“日满亲善”和“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都必须竭尽心意拥护“大东亚圣战”，为战争效力，等等。至于伪满皇帝所发布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等，强迫学生必须背得烂熟。学生们每日“早礼”都必须向“皇宫遥拜”，用汉语和日语集体背诵《国民训》，违者遭到毒打。

这种反动的政治、思想教育，更直接反映在课程设置和教材上。小学设有一门“国民科”的课，几乎占去全部课时的二分之一。它是把日本殖民主义政治和语文混在一起，并用日语讲一半课时，以便普及日语教学。一九四二年后，小学还单设一门“建国精神”课，因此取消了地理课和历史课。所谓“建国精神”，讲的不外是“日满一德一心”、“日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内容。伪文教部在解释中说：“从低年级起，即选择与亲近日本之



伪满的教科书 I

感情的材料，渐次趋向至日本之国体精神”^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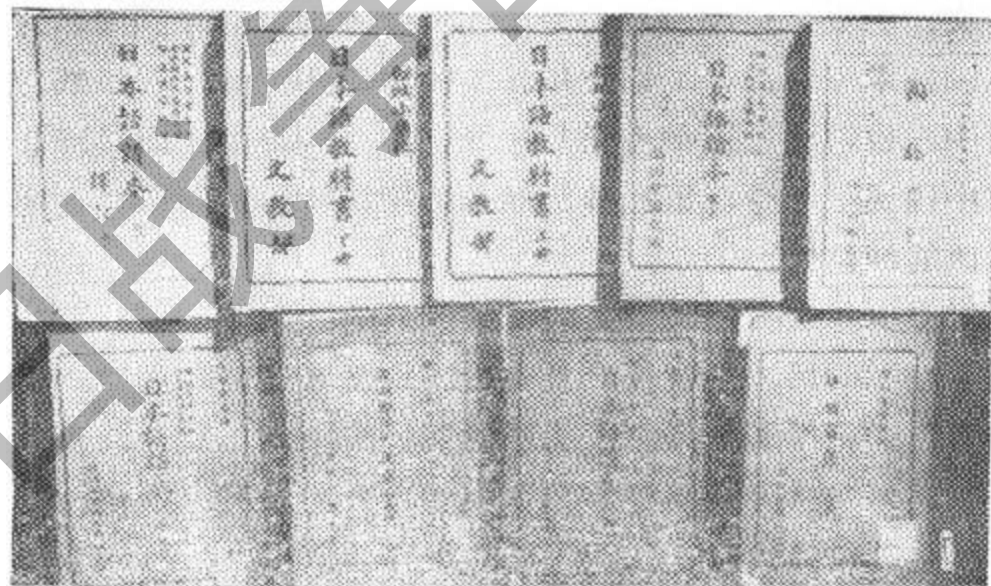
中学，设有“国民道德”作为主课，后来改为“建国精神”。“国民道德”课的内容，有驯服中国人的《中坚国民》、《学生之本份》、《报恩感谢》（指对日本侵略者）；也有美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所谓《我国之建国》（指伪满）、《友邦之仗义援助》；还有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指溥仪登台）、《天壤无穷之国体》，以及宣扬民族协和的《日满一德一心》等等。“建国精神”课，集中宣扬“惟神之道”，鼓吹“八紘一宇”，强迫中国学生信仰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拥护日本发动的对外扩张的所谓“大东亚圣战”。

不仅政治课如此，连语文课也同样塞满了反动政治内容。日

^① 伪满《建国教育》，1943年，第1期，第19页。

本历代天皇、历代将相武士、现代法西斯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传记故事,以及有关的宗教迷信的故事,占据了语文课的主要地位。如《乃木大将》(明治时期侵华军人,武士道日本军官)、《佐久间大佐事略》(日本海军军人,在潜艇沉没时身死,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尽忠皇国”人物加以鼓吹)、《元田永孚幼学纲要序》(元田为明治维新时人物,日本作为辅佐君王的忠臣加以宣扬)、《山田长政》(日本十七世纪的航海家,日本把他作为具有冒险精神的对外扩张人物加以宣传)等。各类教材还选编一些中国的封建糟粕,如双手沾满太平天国将士鲜血的曾国藩文章,也作为范文选入。而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共产主义思想,则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如在“国民道德”课本中,就有这样的话:“所谓共产主义,欲破坏一切之秩序权威之实为危险之思想”。又说:“以经济为根本价值等思想,乃颠倒人类生活之价值,大错而特错者也。”^①

在“新学制”中,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占突出地位。从小学开



伪满的教科书——日

^① 伪国民高等学校四年级“国民道德”课本,第123页。

始，就强迫学生学日语，这时日语课时和中国语文课时大致相等。到了中学，日语课时越来越多，到后来竟超过中国语文课时一倍以上。中国青少年因为不愿学“日语”，几乎天天受罚。“新学制”还把日语列为“国语”，意在强调日语并不是外国语，而是“满洲国”的“国语”。既为“国语”，伪政府就把日语列为“公用语”，要求人人都会说，一切正式文件都使用日文。

为了促进日语成为“国语”，从一九三六年开始，实行日语的“检定制度”，经考试可取得“特等、一等、二等、三等”资格。学生考学校，就业，都要看日语的资格。日语不好的，要受到冷遇。“新学制”规定了学习日语不单纯是掌握一种语言文字的问题，而是要“把握日本精神的真髓”。^①就是说，要使中国人变成日本的“臣民”。

日本帝国主义还有更毒辣的一手，准备用日文的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以此从根本上毁掉汉语和汉字。早在一九三五年，即开始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乃至理科课本中，对外国国名、人名、地名、技术专有词等，都使用日本的片假名拼音。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常夹进这种古怪的拼音文字，弄得中文面目皆非，在语言中出现了不少汉语和日语混杂的所谓“协和语”，严重地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

对青少年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役式的“职业教育”，是伪满“新学制”的另一个特征。日本殖民主义者还美其名曰：“重视实业教育”。“新学制”废除了中国的初、高中六年制，改为分科的四年制。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中学）分为农科、商科、工科、水产科、矿科等。以一九四〇年的统计为例，在一百六十所中学里，农科占一百零二所，商科三十四所，工科二十二所，水产科两所。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统治者实行的中学“职业”教育，主

^① 《学校规程改正之要点与解说》，见《建国教育》1943年，第1期，第19页，

要还是侧重于农科，商、工科居次。这是因为东北是一个农业地区，粮食是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而广大农村又是抗日武装力量最活跃的场所，日本侵略者难以全面控制，故日伪当局急需一些受过奴化训练的中国人从事农业方面的管理与掠夺。本来，在伪满政府成立初期，中、高级技术人员与经济管理人员几乎都由日本人充任。随着殖民掠夺范围的扩大，原有人员不敷应用，农、工、商业等都需要一批下级技术管理人员，这就是伪满“新学制”改变中学学制，而为职业性分科的原因。但是，出于对中国人的防范，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长远的利益，即使是在伪“国民高等学校”这样的中学里，也是不断增加日本学生的比例，最后准备以日本人全部取代中国人。星野直树在一九四一年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一观点。他说：“国民高等学校”将“以日本人为中心”。^①

在教育上，日本侵略者普遍采用实用主义政策。具体表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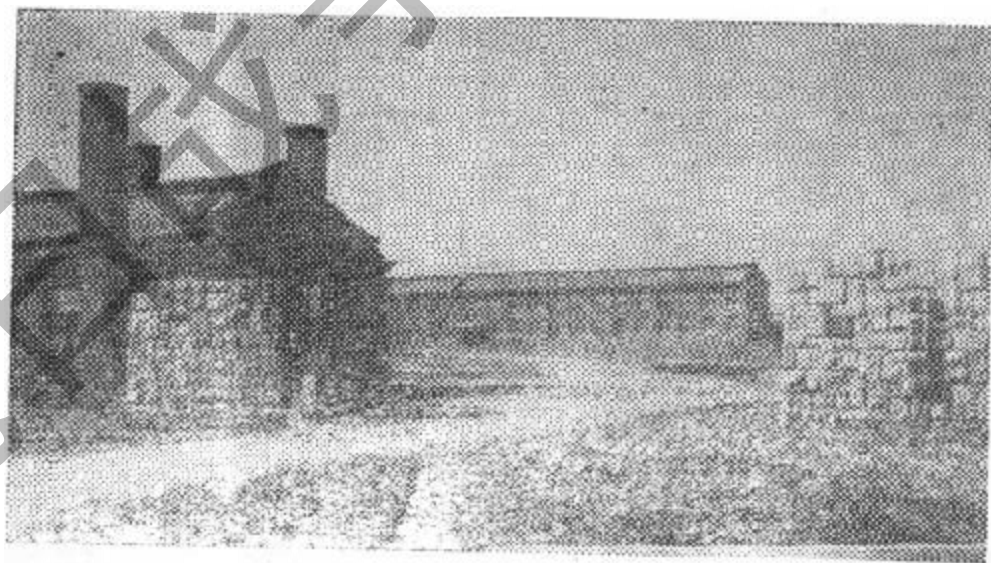
“建国大学”的“勤劳奉仕”队

^① 星野直树：《教育之再认识》，1941年版。

在任何一种学校里，强制性劳动都很多。“勤劳奉仕”就是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所谓农科“国民高等学校”，一年四季除政治课、日语课外，中国学生学不到多少专业课，大部分时间，从事田间劳动。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趋失败的情况下，伪满各类学校的强制性劳动日益增多。一九四〇年，全东北动员了五万五千多学生参加“勤劳奉仕”，这相当于当时伪满大学、中学在校生数字的总和。一九四二年，伪满政府把学生参加劳动制度化，用“法令”形式加以公布。从此，伪满学生就成了战时的劳动军。

3 “建国大学”及特殊学校

号称“名贯亚洲”的伪“建国大学”，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办的一所重点大学。该大学地位比较特殊。按伪“新学制”，一般大学是两年至三年毕业，而“建国大学”却是六年毕业（分前期三年，后期三年）。此外，它还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大学院由大学毕业考生考取，研究院只吸收“建国大学”本校教师。凡进入建



伪建国大学

国大学者一律公费。

伪满《建国大学令》中说：“建国大学以养成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探究学问之蕴奥，躬行实践，为道义世界建设之先觉者之人材为目的。”^①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要把这所学校办成培养殖民统治骨干的场所。这所学校的领导权一直操纵在日本侵略者手中，招收学生以日本人为主，兼收少部分中国人，以示“民族协和”。

伪“建国大学”的课程，是根据日本殖民统治需要安排的。前期三年开十三门课，主要有“精神训练”、“武道训练”、“精神讲话”、“军事训练”、“作业训练”、“人文科学”、“历史”、“地理”、“第一语学——满语、日语”（满语就是汉语）、“第二语学”

（指英、俄、德、法等语言）。不难看出，这些所谓课程的内容，侧重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所需要的政治教育和武士道教育，简直不象大学课程。后期三年从事“基础学科”学习，共有八个学科。以第一种“教学学科”为例，其中有五门课，即“建国精神”、“神道及皇道”、“儒教”、“诸教概说”、“修养论”、“公务论”。其它学科大致也都是这样一些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货色。至于大学院、研究院里的东西，不少集中于所谓“建国精神”的“研究”，如“建国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国土研究班”、“共产主义批判研究班”、“东亚及世界秩序研究班”、“皇学研究班”等等。

除“建国大学”外，伪满还有一种特殊学校，叫“大同学院”。这是一所伪官吏培训机构。它的前身是一九三二年由关东军一手办的伪资政局训练所，第一批成员全部是从日本国招来的，一九三四年改为兼收中国人。培训课目有“精神讲话”、“精神训练”、“国策”、“满洲文化史”、“满洲国国防及军政、民政、财政、

^① 《满洲帝国现行法令类纂》第5卷，大同印书馆，1940年改订本。

司法、实业”等。培养训练方法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一九三八年，伪满“文官令”公布后，这个“学院”再扩大，成了伪“高等官”训练所。课目又增加了“建国论”、“官吏道”、“统制机构论”、“民族论”、“国际情况”等，以培养“倾竭尽忠报国、协和奉公之赤诚”^①的官僚。

伪满还有一些大专学校，是为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而办起来的，如佳木斯医科大学、北安医学院、齐齐哈尔医学院、龙井医学院、哈尔滨学院等。除去这一类学校，伪满大学还不如“九·一八”事变以前多。

但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伪满却出现了不少军、警学校。最早的一所是伪“陆军军官学校”，是伪满的一所重要军事学校，为伪满军队培养军事骨干的地方，其中相当一部分招收的是日本学生。其后又出现了伪“陆军兽医学校”、“陆军军需学校”、“兴安军官学校”等等。

在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中，日伪警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训练警察，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设立了伪“中央警备学校”。其中的“特别科”，是培养自日本国内录用的警察，“本科”是培植“在职”日伪警察。“讲习所”专培植特务和刑事警。除了“中央警察学校”之外，在各地还设有地方警察学校，如伪“新京地方警察学校”、“奉天地方警察学校”等，有十六所之多，遍布于东北各地。

4 “在满”日本人教育

伪满统治时期，在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对日本人和中国人

^① 《满洲国法令辑览》44，第31页。

实行着差别待遇的政策。在这种教育政策之下，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受教育的机会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至于学校设备和学习条件，更远非中国人可比。日伪统治者也不隐讳这一点，他们也供认，中国东北儿童的失学率达百分之七十，而在中国东北日本人的教育却是“义务制”，就学情况比日本国内还要好。有一本满铁介绍中国东北的书——《满洲读本》，在谈到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生活和教育情况时说：“衣食、子女教育都不发生困难，医疗上也没有什么不方便”，《读本》甚至把东北说成是日本人的“地上天国”。①

根据伪满日本特权教育规程，日本移迁到东北的开拓团村落，够十个小学生就可以设立学校。个别开拓团只两个学生，也设立了一所学校。然而，有的很大的一个中国人的村庄里，也没有一所小学。伪满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曾得意洋洋地说，在中国东北，日本人教育的普及程度高过日本国内，还进一步提出，在东北的“所有日本人都要上大学”。②

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大办日本人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殖民思想和一定文化知识的人，驱使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更野蛮、更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为此，伪满时期日本人的教育，不由傀儡政府管辖，而是由驻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负责，凭日本政府教育法令在中国东北办日本人教育。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撤销”在满治外法权和移交附属地行政权后，这种不正常状况依旧。伪满日本人教育和神社管理权一样，仍然掌握在日本侵略者手中。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教育方针，也都是根据日本政府的指令制定的。日本政府的《在满日本人教育》、《帝国臣民教育令》都明确规定在满日本人教育是培养为军国主义“尽忠”的人。曾任伪满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

① 满铁弘报课编著：《满洲读本》，1940年版，第99页。

② 星野直树著：《教育之再认识》第16页。

郎讲到在满日本人教育目的时说，它培养“至诚至忠”的“皇国国民”，从而“充当满洲国各民族的核心”。^①

为了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伪满日本学校的课本，充满了“忠君爱国”、“东亚盟主”、“八紘一字”之类的毒汁。

为了维护日本人法西斯教育体制，显示其殖民统治者的特殊身份，伪满的日本人小学和中学，与中国人的中、小学是分开办的，并由日本侵略者直接管理。除关东州外，其它各校多由“满铁”统管，它不仅管辖满铁附属地的中小学，还接受委托，掌管其它地方的日本人中小学校。这种学校共分三种类型：第一种，开拓团的日本人学校；第二种，“关东州”的日本人学校；第三种，在东北各城镇、乡村的日本人学校。根据日伪统计，一九三六年上述三类日本小学共一百三十一所，学生五万六千余人。到了一九四四年，仅日本开拓团小学就达四百三十二所，加上在东北其它日本小学，共达八百零四所，学生十六万余人。

伪满大专院校表面上实行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合校。日本帝国主义者标榜为“日满合校制”。仅从就学比例看，据伪民生部一九三九年的统计：伪旅顺工业大学，日本学生四百七十五人，中国学生只有一百六十三人，其中化工专业的日本学生有四十四人，中国学生只有两人。一九三六年以前，伪满所谓大学也只有两所。一九三六年以后，根据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才陆续办起了几所高等学校。可是，这些新办的学校大门，主要是为日本人开的。根据一九四三年《满洲帝国学事要览》对当时二十所高等学校的统计，日本学生三千七百一十七人，中国学生只有两千七百一十六人。其中伪奉天工业大学，日本学生三百八十三人，中国学生八十五人；伪佳木斯医科大学，日本学生三百零九人，中国学生九

^① 梅津美治郎：“在日本人教育会上的讲话。”见《满洲新闻》1943年5月25日第一版。

人，伪哈尔滨学院，日本学生六百六十人，中国学生六十九人，伪新京工业大学，日本学生四百二十人，中国学生一百八十人，伪奉天商科学院，日本学生三百三十五人，中国学生二十七人。只有当时日本殖民主义者不重视的农牧学校，中国学生才稍多一些。

号称“民族协和”的伪“建国大学”，一九三七年招收的第一期学生，日本学生七十人，中国学生五十五人。以后，日本学生逐年增加。一九四三年的新生中，日本学生一百零四人，中国学生七十一人。日本学生入学是从二年级开始学习，理由是伪满中学（国民高等学校）是四年制，比日本的中学学制少一年。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了所谓“日满合校制”只不过是块招牌，中国学生就学受到限制。

为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与管理，伪满大、中、小学校大部分都派有日本教职人员。好多中学的校长、副校长，由日本人充任。至于高等学校，不仅校长、副校长由日本人充任，连教员也大部分是日本人。据一九三九年日伪统计，高等学校日本教职员七百八十四人，中国教员则为三百七十九人，不到日本人的一半。其中伪旅顺工大，日本人一百五十九人，中国人只有一个人；伪满洲医大，日本人一百七十人，中国人也只一人；伪新京工矿学院，日本人一百零九人，中国人三十三人。一九四三年，日伪对二十所高等学校的统计，日本教职员共七百七十七人，中国教职员是二百六十三人，具体情况见下表。

在高等院校中，教授、副教授绝大多数都是由日本人充任。如“建国大学”一九四三年毕业生的考试委员会，教授、副教授共十九人，全部由日本人充当。这个学校的基础学科、政治学科、文教学科、经济学科等主任、副主任，也都由日本人教授、副教授充任。一九四三年的新生入学考试委员会，教授、副教授三十八人，也都是日本人。招收中国学生的考试委员九人，竟然也都由日本人

伪 学 校 名	日 本 教 职 员 数	中 国 教 职 员 数
新 京 工 大	100	32
新 京 医 大	56	24
新 京 法 政 大 学	60	18
新 京 畜 产 兽 医 大 学	33	12
奉 天 农 大	41	22
奉 天 工 大	71	20
盛京医大附属药剂师训练所	19	8
盛 京 医 大 (私立)	6	42
奉 天 商 科 大 学	37	
哈 尔 滨 农 大	34	16
哈 尔 滨 工 大	97	31
哈 尔 滨 医 大	58	12
佳 木 斯 医 大	47	3
哈 尔 滨 学 院	46	9
龙 井 开 拓 医 学 院	8	
北 安 开 拓 医 学 院	15	1
齐 齐 哈 尔 开 拓 医 学 院	15	2
兴 安 学 院	8	
北 满 学 院	9	2
王 道 书 院	11	11

充任。在伪满享有比较高的“学术声誉”的伪“建国大学研究院部员”，日本人有九十八人，中国人只有三人。

在满日本人在教育上虽享有特权，但所受的教育，却是民族沙文主义的教育，侵略和扩张的军国主义教育，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教育，也是愚民教育。日本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每天得向隔海的东京天皇住所进行“遥拜”行礼，以示效忠；还得向日本神庙“祈祷”，以求在未来的征伐中得到“神祐”。日本侵略者散布的许

多“侵略有理”论，象“满洲国”是“日本国国土的延长”，日本人是“满洲国的最后负责人”等等，曾毒害了许多日本人。在伪满，居于殖民统治地位的日本人，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由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日本，当时有两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 and 反帝进步的人民文化。伪满统治时期，日本殖民统治者一方面疯狂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摧残中国的民族意识和固有文化；一方面，也疯狂镇压日本人民反帝的进步思想与文化。伪满时期，严禁日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出版社的报纸、刊物和书籍输入中国东北。后来还严禁在东北日本人民中传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译本。日本革命的优秀代表市川正一、小林多喜二的著作和一些优秀的日本革命文学作品，在东北很难看到，后来完全被禁绝。日本国内三十年代对左翼革命运动进行的疯狂镇压，也波及到东北来。总之，伪满时期，有的只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强行灌输封建军事法西斯反动思想的权利，而不允许日本人民享有革命的、进步的文化教育的权利。

广大日本人民，对伪满的殖民主义思想文化统治曾经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在伪满阴暗的牢狱里，不仅有被囚的中国人，而且也有被囚的日本人。“满铁调查部”里一部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表示反对的日本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曾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宣传。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日本统治者对他们进行了野蛮的逮捕和审讯。在伪“北满合作社”和《满洲评论》社里，日本法西斯统治者也对反对日本法西斯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仗义之士，残酷地加以镇压和逮捕。有些日本人在伪满狱中坚持斗争，保持了应有的气节。就是在充任伪满官吏的日本人中，也有这样的志士，他们敢于挺身而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事秘密的宣传。